



■ 瞰 见

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日澳《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双方将推进新一轮防务安全合作升级。高市早苗还宣称，日澳两国“已经建立起类似准同盟的关系”。

近年来，日澳两国以防务协议为基石、以军备合作为抓手、以多边框架为依托，谋求军事安全领域的全方位捆绑，其背后隐藏多重战略考量。尤其是，日本正试图将澳大利亚打造为其进一步突破战后军事限制、对外投送武力的关键跳板。这种做法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亚太安全稳定构成冲击。

从“特殊战略伙伴”到“准同盟”

日澳防务合作并非短期的战术选择，而是历经十余年铺垫、近年来加速落地的长期战略谋划。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两国关系正从“特殊战略伙伴”迈向深度军事一体化的“准同盟”阶段。

早在2007年3月，日澳便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双方由此确立外长和防长的“2+2”会晤机制。2014年7月，日澳进行首脑会晤时称，双方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1月，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领土开展联合演训、装备部署以及后勤保障提供了法律框架。这标志着两国实现了制度化的军事准入，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准同盟”关系。此后，两国防务合作持续深化，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得以向南太平洋地区延伸。2025年12月，日澳建立“战略防务协调框架”，以强化政策对接与情报互通，进一步固化协同机制。

依托这些机制框架，日澳在联合演训的频次、规模 and 实战化倾向上不断加码。演习内容逐步从早期的灾害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向陆海空天网等全领域、高强度作战课目拓展。2023年8月《互惠准入协定》正式生效后，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两架F-35隐身战机首次部署至澳大利亚，进行跨区域实战化演练。此后，双方常态化开展两栖登陆、反潜作战、海上封锁、网络防御等高敏感课目演练，并同步推进人员培训、新型装备测试以及后勤维护协同。在去年9月日澳开展的“三叉戟25”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

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和“熊野”号护卫舰，与澳海军“布里斯班”号驱逐舰在西太平洋等水域开展反潜作战、战术机动和数据链协同等课目演练，以强化双方海上力量的远洋作战能力。

防务装备的出口与技术合作也是日澳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今年4月，日澳在防务装备合作上取得重大进展。澳大利亚正式确认从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主战装备出口，同时也是澳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艇采购订单。对于处于防务现代化转型期、亟须提升海上力量的澳大利亚而言，该型舰艇具备先进隐身性能和高度自动化特点，能够显著提升澳海军的远洋反潜、反舰与区域防空能力。

这是日本战后首次以“联合开发”之名，实现杀伤性主力作战平台的成体系出口。日本近年来逐步调整武器出口相关限制，通过这一大单，希望推动军工产业“借澳出海”，并企图建立一套“技术共享—联合生产—后勤联保”的全链条军工协作体系。日本通过将其军工标准、数据链系统和后勤维护标准植入澳海军的主战平台，试图将澳大利亚纳入自身的军工体系与防务生态圈。这种深度的技术与装备绑定，使得日本可以通过维护、升级等长期合同，提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感和话语权。

两国各怀心思，各有所图

日澳持续深化防务合作，既是两国基于各自战略目标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在提升相关地区战略地位的现实需求。

对澳大利亚而言，加强与日本的防务合作，一方面，可进一步提升其国防实力，特别是弥补海上力量短板。通过引进日本先进舰艇技术，可填补澳大利亚核潜艇项目交付前的“战力空窗”，并借此提升自身军工制造与造船能力。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通过与日本等国的协作，持续强化海上态势感知能力、跨域联合作战与远洋投送能力，将军事影响力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延伸，从而提升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与话语权。

日本积极推动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则包藏更多的战略企图。一是逐步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借与澳大利亚防务合作之名，频繁派遣自卫队远赴海外进行高强度军演，并出口进攻性武器平台，使其防卫政策从根本

上发生转变。二是谋求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型。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长期不满其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非正常”地位。日本试图借助澳大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将本国的军事触角延伸至南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地区，以重建军事影响力，甚至谋求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制造地缘政治对抗以谋求自身利益。纵观日本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带有浓厚的阵营对抗色彩。日本将军事对抗逻辑引入亚太地区，企图通过介入地区热点问题，挑动地区矛盾对立，为自身扩充军备创造借口。

破坏亚太地区和平基石

亚太地区在过去数十年里保持了经济增长与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本地区国家普遍坚持开放包容、对话协商、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然而，日澳防务合作的不断升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排他性小圈子，将对这一和平稳定的基石造成破坏。

日澳防务合作的本质，是以军事对抗替代对话协商，以排他性的小圈子替代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机制。这种做法违背了亚太地区各国求和、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愿望，将阵营对抗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亚太上空。特别是，日澳双方在敏感区域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威慑姿态，不仅无助于解决现存分歧，反而会挤压外交斡旋与政治对话的空间，导致地区热点问题更趋复杂化，地区阵营对抗可能加剧，偶发性军事冲突的风险也会上升。

日澳防务合作不断升级，并非日本所宣称的“维护地区稳定”之举，而是日本逐步冲破战后束缚、企图重塑亚太军事格局的重要步骤。面对日本不断输出军力、扩张自身军事影响力的行径，地区国家应保持警惕，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日澳防务合作时间轴

2007年3月

日澳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双方确立外长和防长的“2+2”会晤机制。

2008年12月

日澳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加强双方舰队支援等合作。

2010年5月

日澳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后于2017年对该协定进行“升级”，将相互提供的后勤物资扩大至弹药领域。

2012年5月

日澳签署《情报保护协定》，扩大双方情报共享范围。

2014年7月

日澳两国首脑会晤，表示双方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

2021年6月

日本正式将澳大利亚列入提供“武装等防护”的对象国家。

2022年1月

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为日本自卫队与澳军互驻和联合军事行动扫清法律障碍。

2022年10月

日澳签署新版《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将双方“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层次。

2023年7月

日本参加由澳大利亚举办的“护身军刀-2023”联合军演，并首次在澳发射12式岸舰导弹。

2026年4月

澳方确认将引进日方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

版式设计：胡云艳
资料整理：吴家庆、樊天阳
本版图片均资资料图片

■ 鸣 镝

近日，爱沙尼亚向韩国韩华防务公司追加订购了3套K239“天舞”多管火箭炮。此前，挪威也与韩华防务公司签订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火箭炮合同。近年来，随着地区冲突不断、地缘博弈加剧，世界多国为缓解日趋严重的安全焦虑，纷纷强化军备、加大军火采购力度。在此背景下，韩国武器出口快速增长，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韩国国防工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武器出口额持续攀升。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的20年间，韩国高度依赖外部军事援助以满足国防需求。直至20世纪70年代，韩国才开始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经过数十年努力，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大型企业为生产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21世纪初，韩国军火进入规模化出口阶段。除韩华、现代罗特姆、韩国航空宇宙工业和LIG Nex1等主要军工企业外，三星、大宇、LG等也涉足军工领域。韩国武器出口早期主要集中在航空器和舰船领域，2010年后向火炮、导弹等多元化方向拓展。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2021年韩国武器出口额约为72.5亿美元，2022年飙升至约1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随后几年虽略有下降，但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2025年出口额达154.4亿美元。

韩国军火贸易发展迅速，得益于坚实的国防工业基础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军火生产格局强化了韩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近年来，韩国国防创新转型加速了军工产业发展。2023年，韩国政府发布《国防改革4.0》计划，推进“AI科技强军”建设，力图实现高科技产业与军工产业的协同发展，助力韩国高端武器研发生产。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积极支持军工产品出口，通过政策倾斜、金融信贷以及外交斡旋等方式构建起较强的支持体系，旨在将防务产业培育为国家战略产业。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未来不仅出口武器系统，还会整体输出工业基础技术和经验。

国际安全环境剧变为韩国武器出口提供了重要机遇。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波兰、瑞典等欧洲多国军备采购需求增多，加上欧洲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欧洲主要军火商面临武器库存不足和军事能力缺口等问题，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寻求外部市场。凭借高效的交付能力、较高的性价比以及兼容北约标准的武器体系，韩国已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第二大武器进口来源国。与此同时，随着中东局势动荡，韩国也逐步成为该地区主要武器供应国之一。据统计，过去5年韩国对中东武器的出口额增长了约两倍。就在今年2月，韩国与阿联酋达成了一项总价值约350亿美元的防务合作协议。随着“天弓-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在中东战场上得到验证，该地区国家对韩国国防工业的信任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而加大对韩制武器的采购力度。

韩国不仅抓住了地区冲突带来的武器出口契机，还在积极构建全球军品产销格局，以确保武器出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在东南亚，韩国与印尼共同研发KF-21战斗机，并计划签署

16架战机销售协议。在南美，韩国以秘鲁为“桥头堡”进军南美市场，目前已与秘鲁签订了关于供应54辆K2主战坦克和141辆轮式装甲车等地面装备的框架协议。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谋求成为国防工业强国仍需克服诸多短板，例如武器核心技术依赖外部、核心部件高度依赖进口等。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积极投身全球军火供应市场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正如美国《外交官》杂志所言，“快速增长的韩国防务产业一直忽视了武器实战部署带来的政治连锁反应。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韩国已经与冲突结果产生了直接利害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韩国武器出口缘何快速增长

土耳其首次展示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项目



土耳其“闪电可汗”洲际弹道导弹。

新闻事实：近日，土耳其在国际防务与航空航天工业展览会上，首次公开展示了国产“闪电可汗”洲际弹道导弹项目。

点评：作为土耳其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第一级配备4台液体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战斗部载荷重达3吨。近年来，土耳其不断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凭借该型导弹有望实现远程打击能力自主化，并跻身全球少数掌握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行列。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发展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将对北约内部现有远程火力分工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并引发北约内部紧张态势。另外，此举也会刺激中东国家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不过，土耳其官方尚未发布完整技术文件，该型弹道导弹的技术可行性与实战性仍有待验证。

德国与乌克兰将共同研发无人机



乌克兰士兵操作无人机。

新闻事实：近日，德国与乌克兰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宣布将联合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多型无人机。

点评：德国和乌克兰联合生产无人机，标志着两国关系从单纯的“输血式援助”转向深度的“利益与战略绑定”。乌克兰拥有当前欧洲最丰富的实战数据和无人机快速迭代经验，而德国具备雄厚的精密制造能力和工业基础。两者的合作，相当于将“德国制造”的工业基因植入乌克兰的“作战验证平台”，有助于解决乌克兰目前无人机产能不足的痛点，并赋予其持续向对手腹地施压的能力。同时，这一合作会加剧俄乌冲突的对抗性，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资源以防御纵深区域目标，也将使欧洲安全格局更趋复杂。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

新闻事实：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已在阿联酋正式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专门操作人员。

点评：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是中东地缘政治和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对阿联酋而言，引入“铁穹”系统，可弥补低空拦截能力短板，强化对无人机蜂群和巡航导弹的拦截能力，并进一步深化其与以色列的利益绑定。对以色列来说，此举不仅把防空拦截线从本土边界前推至波斯湾沿岸，更有助于其拓展地缘布局，巩固针对伊朗的地区联盟。针对此次以阿合作，伊朗公开指责阿联酋背叛阿拉伯阵营并发出严厉警告。中东多国则担心，此举会进一步激化以色列与伊朗的对立，使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

（点评专家：姚科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军情专家谈